

中华谋略大观

姚远 主编

奇

计

计出于心，而施于人，或正或邪，心之所向。
帝王纷争，权贵夺利，后宫争宠，君臣互忌，
个中较量，皆源于心而败于心……



中华谋略大观

姚远主编

奇

计

计出于心，而施于人，或正或邪，
帝王纷争，权贵夺利，后宫争宠，君臣互忌，
个中较量，皆源于心而败于心……

妙 深 古 先 师 妙 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奇计 / 姚远主编 . —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,

2010.9

(中华谋略大观)

ISBN 978-7-5391-5859-4

I . ①奇 … II . ①姚 … III . ①谋略—中国—通俗读物
IV . ①C934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6268 号

奇计 姚远主编

策 划 张秋林

责任 编辑 周向潮 张波虹

出版 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
印 刷 南昌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 ~ 10000 册

开 本 889mm × 1260mm 1/32

印 张 7.375

字 数 153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5859-4

定 价 15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0—119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 服务热线: 0791-6524997



目
录
计
Content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005 | 石碏设计除州吁 |
| 011 | 目夷拒楚救襄公 |
| 016 | 晋文公大定人心 |
| 021 | 计连计楚宋罢兵 |
| 027 | 营中列阵破强楚 |
| 033 | 定郑国以逸待劳 |
| 038 | 施巧计借尸复仇 |
| 042 | 移木奉金明法度 |
| 047 | 战桂陵围魏救赵 |
| 053 | 苏秦激将荐张仪 |
| 059 | 伙夫巧言救君王 |
| 065 | 破魏赵出奇制胜 |
| 072 | 盗印符刘邦夺权 |
| 079 | 巧用潍水败楚军 |
| 083 | 耿弇三战平齐地 |
| 089 | 焚乌巢袁绍败北 |
| 094 | 隔岸观火杀袁氏 |
| 100 | 火烧赤壁败曹操 |
| 107 | 猛张飞巧败严颜 |
| 113 | 东吴定计毁蜀营 |

III 略 计 Contents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120 | 慕容氏智破联军 |
| 126 | 弱胜强大战淝水 |
| 135 | 刘裕定计平谯纵 |
| 139 | 垣崇祖以水代兵 |
| 143 | 杨义臣驴牛代兵 |
| 147 | 李靖一战荡后梁 |
| 152 | 李世民巧退突厥 |
| 156 | 裴行俭两平突厥 |
| 161 | 出奇制胜守雍丘 |
| 168 | 马燧田悦斗奇法 |
| 172 | 谭忠智保田季安 |
| 177 | 李愬设计取蔡州 |
| 184 | 高仁厚不战平寇 |
| 191 | 李存勖刘鄩斗智 |
| 198 | 郭崇韬将计就计 |
| 203 | 狄青巧取昆仑关 |
| 211 | 坚壁清野断粮道 |
| 217 | 毕再遇神出鬼没 |
| 223 | 蒙古军借道灭金 |
| 230 | 杨一清借刀除奸 |

石碏设计除州吁

州吁是春秋时期卫庄公的第二个儿子。他的生母虽然是宫女出身，但深谙媚术，因此很得卫庄公的欢心。予以母贵，州吁尽管没有被立为太子，却从小得到受庄公溺爱，养成了他无法无天的性格；加上整日里喜欢舞刀弄剑，更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。

石碏是卫庄公时有名的大夫，为人正直，不谋私利。见州吁这般行径，石碏担心他日后会祸国殃民，便多次向庄公进谏，恳切地说：“臣以为爱子之心人皆有之，古代的圣主尧帝和舜帝疼爱儿子，是教他们学习礼乐，懂得祭祀，琴棋射猎并重，让他们全面发展，成为治国良器。今主公对州吁的行径不闻不问，任其恣意妄为，将来他会目空一切，犯上作乱，贻害国家的。望主公及时约束，收其心，修其性，以免酿成大祸。”

庄公听了颇为不悦，说：“我的儿子怎么教，不用别人操心！何况他又不是太子，喜欢使刀弄枪，将来不是正好可以带兵打仗吗？”把石碏的逆耳忠言当做耳边风。

偏偏石碏自己的儿子石厚也不争气，同州吁打得火热，时常与州吁在外面横行霸道、鱼肉百姓，真把石碏气得半死。虽然管不了君主的儿子，但自己的儿子总可以教训吧！一天，石碏瞅准机会，把刚刚作恶归来的逆子结结实实地收拾了一顿，然后将他关进一间空房。

这石厚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设法买通了家丁，当夜就逃出家门。从此他吃住都在州吁府中，再也不回家了。

也就在这时，卫庄公去世，太子完即位，也就是卫桓公。这桓公生性懦弱，根本管不了早已被父亲宠坏了的弟弟。石碏知道桓公不能有所作为，国内早晚会出大乱子，自己又使不上力，只得告老归家。

父亲在世时，州吁都不愿受约束，现在更是不把兄长放在眼里。自打桓公继位的那一天起，他便日夜与石厚凑在一起商量，如何从兄长手中夺得宝座。

公元前719年，周平王去世，卫桓公要前去吊孝。州吁依石厚之计，假意在西门为桓公饯行，暗中埋下伏兵，借着敬酒一剑刺死了桓公。桓公的随行官员深知州吁武功高强、暴戾无常，为了活命，只得归附。于是，州吁谎称桓公得暴病而死，草草下葬，然后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国君的宝座。石厚当然也被重用，拜为上大夫。

目睹这一切，石碏痛心疾首。他暗自下决心，一定要为国除害。

州吁毕竟是弑兄夺位，心里发虚。他既怕国人议论，又怕邻国干预，于是对内实行高压统治，对外频频用兵。

首先，他利用宋国与郑国的矛盾，拉拢宋国，后来又搭上陈国与蔡国，组成四国联军，出兵攻打郑国。夏天时第一次出兵，围攻郑国都城五天，未能得手；到了秋天，再次出兵，打了几个小胜仗，抢得一些粮食后就回来了。但这些动作都没能转移国人的注意力，朝野上下依然弥漫着不满情绪，矛头直指州吁。万般无奈下，石厚只好向焦头烂额的州吁推荐了自己的父亲石碏，希望州吁重新起用德高望重的石碏来取得国人的信服。

州吁尽管不喜欢这个倔老头，可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只得备下厚礼去请石碏重新出山。

石碏自然不愿为虎作伥，就以年老体弱为由拒绝了。州吁仍不死心，心想，这倔老头不肯入朝，去问一下治国之计，想必没有理由推三阻四了吧？于是这回他派石厚出马。现在石厚已是上大夫了，想来他的老父亲应该不会藤鞭相加了。

石碏得知不孝子此番回家，是代表州吁向自己来求安民定邦的计策，心中又恨又喜，恨的是好端端一个国家让这两个恶棍弄成这个样子，喜的是杀贼的机会终于到来了，他们终于自己找上门来送死了。

石碏尽量保持平静，不卑不亢地接待了逆子。当石厚把国中人心浮动，恐君位不稳的担心告诉了石碏，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对策时，石碏也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向儿子抖出了“锦囊妙计”。他说：“诸侯新继君位，应当先去朝觐周天子。如能得到周王的赏赐和册封，国人也就无话可说了。”

石厚想想也对，但又担心周王如不买账，那事情不就更糟

了吗？石碏看出了逆子的心思，进一步说：“现在陈国陈桓公非常得周王的信任，而我们卫国与陈国又素来交好，如果新君先去陈国，请求陈侯到周王处通融一番，还愁到时周王不会赐封吗？”石厚闻言大喜，乐颠颠地跑回去向州吁汇报。

等石厚一出门，石碏马上割破手指，写下一封血书，派心腹星夜兼程送往陈国，请他的至交——陈国的大夫子针转交给陈桓公。信中说：“卫国地狭人稀，不幸又碰上国君被杀。这一切都是州吁和石厚造成的，不杀此二贼，实难以让天下太平。可惜我年老力单，无法在卫国为故君申冤。数日内二贼将至，这都是我的安排。老臣拜请陈桓公秉公执法，为卫国百姓诛杀二逆，讨回公道。”

作为国君，最恨的就是弑君篡国之徒，各诸侯国如都有人效法州吁之流，那还了得！陈桓公看完信后，已有除奸之心。于是问大夫子针该如何处置。子针到底也是跟石碏一样的铮铮忠臣，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卫国的叛逆，就是陈国的叛逆。能替卫国百姓除害，何乐而不为？”于是君臣二人连夜定下捉拿州吁的方案。法网恢恢，只等着州吁、石厚入网了。

却说石厚将父亲之意告诉州吁后，州吁根本不知是计，连忙嘱人备下厚礼，与石厚往陈国而去。

来到陈国，子针不露声色地接待了他们，约定第二天安排州吁等在陈国太庙与陈侯相见。

第二天一早，州吁和石厚一行来到太庙。但见太庙一派肃穆，门前立了一块白牌，上面赫然书着十三个大字：“为臣不忠，为子不孝者，不许入庙！”州吁历来粗鲁，不通文墨，竟没有



品出其中滋味，死到临头还美梦不醒，径直兴冲冲傻乎乎地往前去会见陈侯。倒是石厚多长了个心眼，看了这块牌觉得不是滋味，悄悄问陈国大夫子针，立这块牌是什么意思。子针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告诉他这是陈国先祖的遗训，我们主公不敢稍忘，故立在太庙前以警示自己和国人，别无他意。

石厚平时鬼主意蛮多，凡事都留个后手，可这次实在是太想帮州吁获得周王的尚方宝剑了，凡事只管往好处去想，稍稍迟疑了一下，也就跟着州吁进了太庙。

太庙大殿内，陈侯面南端坐在上，州吁上前正要行礼，只听子针大声喝道：“奉周天子命，擒拿杀君元凶州吁、石厚！”州吁和石厚还没回过神来，早已被事先埋伏着的士兵绑了个结实。

这下州吁可傻了眼了，这几天他日思夜想的就是能“奉周天子命”，可如今等来的“周天子命”却是要他的性命！石厚机关算尽，终归还是逃脱不了被擒的下场，他明白，这一次要挨的可不只是老父亲的藤鞭了。

果然，石碏得知陈国已将州吁、石厚捕获的消息后，即与满朝文武议定，马上派使臣去陈国将恶贯满盈的州吁就地正法。石碏也派出家臣，前去处决石厚。

目夷拒楚救襄公

在英雄辈出的战国时代，也有像宋襄公这样迂腐的诸侯。有一次，宋国与楚国交战，宋军已摆好阵，而楚军正在渡河，有大臣建议，抓住这天赐良机，可以一举击溃楚军，宋襄公却连连摇头，说此举不仁不义，非君子之所为，不予采纳。楚军渡过了河，还没布好阵，这时要出击，主动权仍在宋军手中，但宋襄公仍坚持“仁义”，一直等楚军完全列好了阵，才下令进攻。结果宋军被打得落花流水，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，为后人留下了千古笑柄。

宋襄公就是这么一个人，自我感觉却出奇的好，一心想像齐桓公那样成为周王室倚重、诸侯列国风从的霸主。所以他做事情常常事与愿违、弄巧成拙、适得其反。要不是有像公子目夷这样的贤才不停地为他修补漏洞，挽回点损失，宋国十有八九是要葬送在他手里的。

话说齐桓公死后，几个公子为继承君位你争我斗，互相残杀，一时朝中大夫人人自危，国内大乱。这时齐太子昭亡命来

到宋国，宋襄公觉得显露才能的机会到了，做齐桓公第二的瘾头又上来了。他准备广约诸侯，平定齐国的混乱局势，送太子昭回国继位。若是此举成功，他宋襄公在诸侯中的威望就有了，接下去就可以出头倡率会盟，成就霸业了。

宋襄公正甜美地做着白日梦，公子目夷却给他当头浇了一盆凉水。公子目夷认为宋国一来国小土薄，兵少粮稀，二来国中没有一批像管仲、鲍叔牙、宁戚、隰朋那样的贤臣（当然，公子目夷不能说宋襄公大不如齐桓公来得英明），能够自保平安已是相当不易，哪有精力去管别人的事呢？

宋襄公振振有词地说：“寡人以仁义为本，见人有难而不救，算什么仁，算什么义？”他固执己见，联合了卫、曹、邾三国，出兵伐齐。

也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，等宋襄公出兵伐齐时，齐国一些正直的大臣已联合起来，一一收拾了那几个作恶多端的乱臣贼子，盼望着公子昭早日回国继位，所以真正同宋军抗衡的只是齐国几个公子的家兵。宋襄公轻而易举将其击溃，顺利地把公子昭扶上了君位。

这一下，宋襄公晕晕乎乎，像是飘上了天，自我感觉好极了，自以为是建立了旷世奇功。他便号召诸侯，要继齐桓公而为盟主了。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，自然不会有什么人响应，弄得宋襄公灰头土脸，好不伤心！

本来，让宋襄公碰碰壁也不是件坏事，也许他会就此罢休。偏偏这种时候，又有一些专事讨好奉承的小人给他出馊主意，说是当今在诸侯中叫得响的不过是齐、楚二国，不如用重礼行

贿楚王，要楚国出面帮宋国招呼其他诸侯，并美其计曰“借楚力以聚诸侯，复借诸侯以压楚”。你说这主意馊不馊？可宋襄公却像是闻到了臭豆腐的味道，大声叫妙，当即决定派特使前往楚国。

楚成王听了宋使的来意，建议来年春天在齐国的鹿上相会，并要齐孝公即宋襄公扶上位的公子昭也一道参加。宋襄公高兴极了，来年早早地来到鹿上，筑起盟坛等候齐、楚二君。

到了那一天，宋襄公毫不谦让，以盟主自居，提出要在当年秋天，大会诸侯，并不带兵车，举行衣裳之会，以示和平，要齐、楚号召诸侯。

楚成王见宋襄公如此不尊重他，已是心怀不满，听宋襄公的意思，还要他来帮着号召诸侯，便半是讥笑地说：“你自己不是也能叫得动诸侯吗，干吗还要我来出席？”

齐孝公刚刚继位，不便对宋襄公说什么，但见宋襄公如此得意，也忍不住半是挖苦地说：“宋是有大恩于我的国家，在您的面前我能算什么呢？我还想借助您宋国的威望呢！”

宋襄公居然傻到这种地步，人家挖苦、讥笑他，他却认为是在抬举他。自鹿上归来，宋襄公就俨然是一副霸主派头，传檄各诸侯。公子目夷一再进谏，要宋襄公别太相信楚国，就算真的举行盟会，也得带兵车前往，以防不测。宋襄公不仅不听，还担心公子目夷会偷偷带兵接应，坏了他的名声，就要公子目夷也一道去赴会。

到了盟期，与会的除了宋、楚，也不过就是陈、蔡、郑、许、曹五国，而且都是给楚国捧场来的。楚成王这一趟有备而

来，他当然不会让宋襄公有好果子吃。七位诸侯登上盟坛后，楚成王就当仁不让地坐上了盟主的交椅。宋襄公眼见到嘴的肥肉让楚成王夺了去，非常气恼，要与楚成王理论。楚成王才不吃这一套，只见他挥手一招，坛下他的随从个个身露铠甲，手握兵器，直奔盟坛。

宋襄公这才感到大事不妙，低声对身边的公子目夷说：“真后悔没听你的话，你现在趁乱赶快回去，好好守卫国家。”

公子目夷也知道留在此地于事无补，便悄悄地溜回国去。宋襄公和他为盟会精心准备的食物、器具等一切，刹那间都成了楚成王的战利品。

楚成王把其他五位诸侯请过来，历数宋襄公的几大罪状后，就押着宋襄公，指挥五百乘甲兵浩浩荡荡杀向宋国都城睢阳。

公子目夷逃回国后，向大臣们通报了宋襄公被掳的消息，并建议由自己暂摄君位。大臣们都非常了解公子目夷的贤德，国难当头，他能挺身而出，是再好不过了。

事不宜迟，公子目夷马上去太庙接管了政权，然后立刻号令三军，组织防御。

这边刚刚安排妥当，楚国大军便兵临城下。楚军将关着宋襄公的囚车推到阵前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们的国君已在我们手中，随时可杀了他，如果早早献城投降，可保你们的国君不死。”

谁知，城中守将根本不慌，回答道：“全赖祖宗神灵保佑，我们已立了新君，至于囚车中的那位，要杀要剐，你们看着办吧。要我们投降，那是痴心妄想！”

楚军一下子纳闷了，这宋国人真的另立新君不要旧君了？

他们只得软下口气，说：“如我们把你们的国君送还，你们会拿什么酬谢我们？”

宋国守将答道：“宋襄公被你们俘虏，已为宋国的宗庙抹了黑，就算还能回来，也没资格再当国君了。要送要留，还是随你们吧。若要开战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，一定会奉陪到底的！”

楚成王打错了如意算盘。本以为宋襄公在手，宋国会乖乖地臣服，谁知宋国根本不理这一套。到了这地步，楚成王只得硬着头皮下令强攻。

连攻了三日，睢阳城岿然不动。楚成王大怒，气得要杀宋襄公。一旁的大夫连忙劝阻说：“现在宋国已立新君，杀宋襄公与杀一普通百姓没什么两样，只会增加宋国人的仇恨，恐怕得不偿失，还不如将他放了。”

楚成王想想也是，于是就放了宋襄公。

宋襄公真的以为公子目夷已即君位，想想也无话可说。在被楚成王放了后，他便想去卫国避难。正在这时，公子目夷派人来接宋襄公了。等宋襄公回到睢城，公子目夷忙向他说明：“微臣之所以暂摄国政，是为您代行职务。宋国本来就是您的，您干吗要去别的国家呢？”说完，公子目夷就退入大臣的行列，奉襄公恢复君位。宋襄公这才彻底明白公子目夷的一片苦心。要不是公子目夷在危急关头临危不惧，故意当着楚国的面轻慢宋襄公，使楚军用宋襄公来要挟宋军的企图彻底破产，宋襄公就不可能顺利归国，宋国也会陷入更大的危机。

晋文公大定人心

话说晋文公即位之初，惠公、怀公的旧臣吕省和郤芮想刺杀文公，幸亏勃鞮反戈，晋文公得以脱险。处死了首恶吕省和郤芮后，晋文公希望尽快稳定局面，宣布大赦，但吕、郤的余党仍心有余悸，不相信文公真的会既往不咎。一时间，朝廷内外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文公为此忧心忡忡，却又一时拿不出有效办法来。

有一天，文公正在洗澡，有一名叫头须的小吏求见。文公一听是他，不禁大怒，拒不相见。文公以礼贤下士出名，怎么一听是此人就会变得如此缺少涵养呢？这话说来可就长了。

晋惠公夷吾当年在周襄王、齐桓公、秦穆公的支持下得以继位，自知不如其兄重耳。论长幼之序，应当重耳在先；论才华能力，也是重耳更强。只要重耳还在这世上，不论他藏在天涯海角，终是心腹大患。但夷吾决不愿意将好不容易到手的君位拱手让给重耳，要坐稳江山，唯有派人杀掉重耳。

当时，重耳正流亡在翟国，接到国内报信后，大惊失色，